

堅強的女人

A Strong Woman Facing Her Terminal Stage

■ 文、圖 | 陳筠喬 臺北慈濟醫院 6C 心蓮病房護理師

一畢業就選擇進入安寧病房，是因為實習時在一般病房服務，病人來來去去而且要照顧的病人太多，沒辦法花太多心思在同一個病人身上，因此畢業後，就選擇能多陪伴病人的安寧病房作為自己的志願。要到安寧病房，有點迷信的父母相當反對，後來甚至去廟裡擲筊，拿到聖筊來說服媽媽，並跟媽媽說這是積陰德做好事，媽媽才勉強答應。

從擁有全世界到一無所有

近一年的臨床經驗中，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中年女性，珠姊。罹患乳癌末期的珠姊曾是叱吒風雲的電子公司老闆，往返大陸及臺灣出差的女強人，被朋友捲款潛逃倒債千萬，回到臺灣後依舊堅強，靠擺地攤、在市場賣涼糕維生與還債。因為丈夫家暴而選擇離婚，唯一的兒子歸爸爸扶養，原本兒子會與她固定期間見面吃飯，卻在國中時交到壞朋友，開始學會吸毒……珠姊的人生好像走向了最低點，誰知連健康也出問題……

當珠姊得知罹患乳癌時，因為養父母住在花蓮，她覺得「慈濟」給她一種親切感，所以即便她住桃園，依舊選擇來臺北慈濟醫院治療。因為需要還債，她每餐吃十元稀飯，然後還節省的分成兩餐吃，導致營養不良；也曾在擺攤時跌倒，撞破腫瘤，卻在擺完地攤才到急診求治。當我在心蓮病房第二次看見她時，她已經全身是傷。那是一個大冬天，她卻身穿短袖短褲，衣服沾滿血漬，整個房間瀰漫著血腥及腐臭味。要為她處理傷口，一掀開衣服時，看見那些大大小小黑紅色的傷口及腐肉，除了充滿震驚以外，反射性覺得自己也開始痛了起來。

在珠姊還能活動自如時，對我們都是充滿防備心，住院時嘴裡常常喊著想自殺，讓整個團隊精神緊繃到不行，幾乎每天都在討論該如何預防自殺。直到有一天珠姊自己說出口：「拜託，如果要自殺，我早就自殺了。」團隊才稍稍放心。



從新人時期就志在安寧療護，陳筠喬與一個個病人及家屬成了好朋友。

生命力頑強的病人導師

我照顧過珠姊兩次，第二次時看見她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喘氣，全身都是傷口，血壓低到只剩 40-50mmHg(毫米汞柱)，四肢冰涼，傷口不斷的在流血，我以為她已經準備「要走」了，當下也不知哪來的勇氣，我對她說的第一句話是：「嗨！妳還記得我嗎？」她睜開眼瞪著我，說：「XX 的，誰記得妳是誰啊！」當時心中有一種「奇妙」的感覺，珠姊似乎會成為我生命中一位重要的導師，她很頑強，一定會度過眼前的難關。

照護珠姊一星期的期間，一天要換三次藥，她一換藥就哀號，即使給了止痛藥也沒用，而且傷口面積很大、換藥要很久，她總是臭著臉對我們說：「又要換藥！」我們請傷口護理師茱雅學姊協助，透過敷料選擇與調整換藥方式，慢慢的，珠姊一天只要換一次藥，心情也好轉了。加上注射止痛針劑，因為水腫的關係效果並不好，且看她挨針時疼痛難耐，我實在很不忍心，便與陳正裕醫師討論，後來團隊決定改使用口服劑型止痛藥，珠姊的疼痛也有了改善。

對於人而言，最重要的無非是睡眠，珠姊一度有睡眠困難的情形，在心蓮住院的過程中，一直做藥物的調整希望助她好眠。珠姊精神好點後，志工就會繞到她的病床旁陪她聊天，她也總是很有活力的向我問早，還會問我「早餐吃了沒？」等等，心情開朗許多，只要好天氣，甚至每天都會去花園，比手語、歌唱給我聽，還教我怎麼比手語，那段日子，看她真的很快樂，我也替她覺得快樂。



沒有血親的好家人

後來某一天，她哭著跟心理師黃曉芳說：「很想念兒子，希望可以見到兒子。」於是，請社工師協助聯絡監獄，卻被告知她的兒子早就出獄了，轉而連絡她的養母，可惜，也沒有她兒子的聯絡方式。因此，心理師黃曉芳告訴她：「把妳的思念寫下來吧！也許有天會有機會讓他看見。」而電話連絡珠姊的養母時，養母向我們表示，如果珠姊過世，她不會出面處理，也不必告知她。唉！人生的苦，莫過於是臨終之際，親人卻不在身邊！

在生命的最後時刻，珠姊笑著說我是她的小情人，曉芳心理師是她的女兒，家德社工師是她兒子，雖然我們都不是她親生的小孩，也不是她法律上的親人，我們卻是會為她心疼，最關心她的人。最後的這段日子，她總是說：「笑也是一天，哭也是一天，那何不笑笑的過完這一天呢？我那麼幸運在最後認識了你們這些小菩薩。」

最後，我很想告訴她，真的很謝謝妳，成為我人生中的導師與親人，也很抱歉沒能給予妳任何東西，妳卻給了我滿滿的愛。「月有陰晴圓缺，人有旦夕禍福，世事豈能盡能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於心。」這句話就像在形容珠姊的一生，或許在我們的眼中，她的一生過得很艱辛刻苦，但她讓自己過得舒心，也很坦然的面對她的人生困境。在未來，我期許自己可以幫助更多人，也可以陪伴更多人走完最後一程。☺